

我們需要一個身體（即便它如此無關緊要）

本事藝術「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

撰文／許楚君·圖版提供／本事藝術

我們需要一個身體，一個目錄（catalog），在沒有任何先驗理由的情況下，列舉經驗的邏各斯將構成一個資料目錄，其順序或完成的程度都是任意的，身體的各個條目的匯集：字典條目，進入語言的條目，身體記錄，身體的紀錄。我們需要被動的紀錄，就彷彿地震儀難以察覺的、準確的紀錄針一樣，身體的地震儀，感覺的地震儀，還有這些身體的條目的地震儀：入口，孔洞，皮膚上的各種毛孔，「你的身體的入口」（阿波利奈爾語）。我們

需要一個身體接一個身體地、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地、一個條目接一個條目地引用，去銘寫。——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論身體〉

當多數策展者竭力撕去身上的一張標籤，試圖迄近所謂論述方法與策展專業，讓展覽裡除了研究取徑之外不著一絲個人痕跡，「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卻毫不避諱地坦露它的根源，正來自於三十代、女性、「全球菁英圈泡泡策展者」的「個人危

機」。於是在乾淨明亮的展場裡，那些個人的「善感」與「存在性憂慮」，借所愛之作追求個人平靜的「自私企求」，這種種關於「我」的訴求都變得與敞亮的空間同等坦然，在一件一件策展人藉以解答內在焦慮與疑惑的作品之間穿行，也彷彿能時時觸見在當代展示空間中逐漸被宏大命題擠壓而至匿跡的私密感覺。（引號語見王佩瑄策展人專文）

有別於蘇菲·卡爾（Sophie Calle）透過影像曝曬痛感、崔西·艾敏（Tracey Emin）在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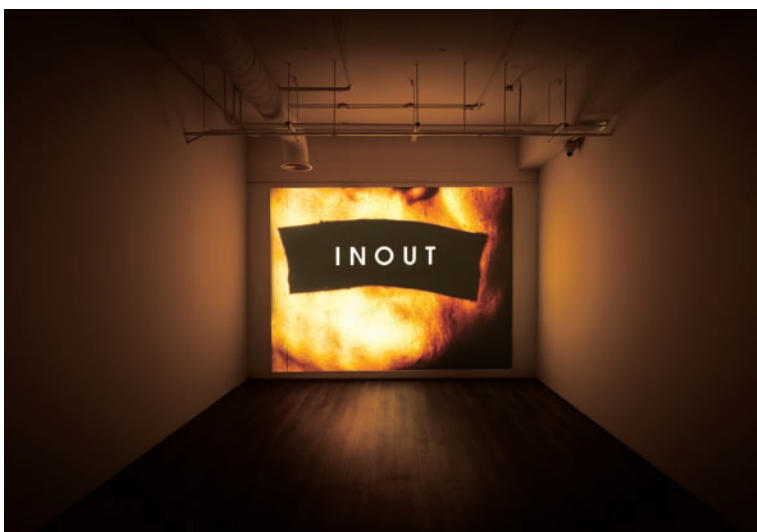


「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展場一景

上撕扯憂鬱，吳虹霏與王佩瑄保持著策展人的觀看距離，讓種種個人「無關緊要」的掙扎與拉扯變得相對透明。

透明未必意味著輕盈。兩位策展者在展覽中提出了一連串不易解答的問題：做為動物，「人類如何能在皮囊間穿梭自如？如何能感同身受？如何能突破牢籠而自由？最終，如何能離開自己的身體？」在除了策展者自述，展場裡並未見到上述的焦慮與企求，但散落各處的每件作品無一不在回應著她們的疑惑。如空氣充盈在明亮展間裡的私密感受，在策展者的轉化之下，成為個人在被不適與危機感層層包裹之中，對於身體的重思與提問。身體被問題的視線穿透、懸置，猶如外於自我之物，且是一頭並不受意志所控，任人在其中穿行、掙扎、衝撞，卻又無法脫離的透明動物——牠有時使人受困，有時又使人無知無覺；有時我們身在其中，望著另一頭這樣的透明動物，在遠處遙遙放光。

也許可以大膽地設想，這座被整面透明落地窗的光照穿透的展場，就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在這座展場唯一的暗室裡，安娜·瑪麗亞·邁奧利諾（Anna Maria Maiolino）的錄像〈內一外（食人）〉展示著嘴的局部，以吞吐、咀嚼、含混的呻吟切斷了口部與話語的聯繫。僅存局部的嘴在黑暗中提示一道身體的入口：由此處去，是皮表之下無言的身體。破碎而不連貫的動作與聲音永遠無法組織成連貫的語言，對應著邁奧利諾做為巴西／美國移



安娜·瑪麗亞·邁奧利諾 內一外（食人） 1973-1974 Super 8彩色底片轉製錄像（2000年） 版次5 / 5 + 2 AP 8'14"（每秒18格）



左：菲利普·克雷默 聚會 2014 油彩畫布 160×195cm；右：菲利普·克雷默 暫息（X） 2016 壓克力紙本 42×59cm

民牙牙學語，並且在獨裁政權與妻子／母親身分之下求取創作空間與自我實現的擠迫處境，當話語總是斷裂破碎，當一切冠冕堂皇的修辭全被消弭，只剩下做為物質的肉體——這或許即是問題真正的開端。

穿出暗室則可見菲利普·克雷默（Philipp Kremer）以單色系

繪畫表現的交纏肉體。〈聚會〉之中人與人以肉體而非以語言遇合，複數的人體彼此無聲觸碰、撫摸、擁抱，在沒有語言的時刻以手、以乳、以腹、以口、以皮膚，感受著歡愉或痛苦。皮膚區隔出身體的界線，而人們得以彼此相擁正因為他們無法彼此滲透，在難以言喻的知覺、那瀕臨



布蕾達·貝班 我的輓歌 2010 彩色有聲5頻道錄像 於「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展場一景

相融（又或如法語所言「小死」〔la petite mort〕）的快感之中，人才得以觸及界線，認知到克雷默筆下那沉默的、塊狀的、

充滿著無可忽略的肌理的肉身，以皮表觸碰的感官經驗，或許比語言的交談更為真切。

重新走出身體的通口拾階

而上，布蕾達·貝班（Breda Beban）〈我的輓歌〉形構出的一座死亡界域。死亡或許回應了策展者「如何脫離身體」的提



石澤英子 思念獻花半人馬的女子 2020 木、顏料、布料 150×97×30cm 於「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展場一景（攝影：許楚君）



右·倪灝 Barrier VII 2020 刀片刺繩、布料 200×110cm



伊莉娜·布洛希雷斯 聖母領報 2009 6×7公分底片Pigment print、鋁板、裱框 於「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展場一景

問。散落各處的五個螢幕裡，藝術家的好友們聆聽著自己選擇的葬禮音樂，或者啜泣或者高歌，或者平靜坐下喝杯酒。錄像中的主角們（與藝術家共同）想像著死亡，也在想像中凝視著他們（將）脫離的身體。如果人與從出生相伴的身體終須一別，死亡或許是我們唯一能夠真正從外部看見自己的時刻，而這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赤裸。

觀者就在這種種殊異的身體之間穿入穿出，甚至擬仿著從身體脫離的經驗（同時這也是「不可能」的經驗）。在這其間也有喬舒亞·萊波維茲（Joshua Liebowitz）分裂的自我肖像、石澤英子混雜衝突元素的身體模塑、倪灝翻越體制圍籬撕扯下衣料頭髮的痛感，甚至是伊莉娜·布洛希雷斯（Elina Brotherus）反寫「聖母領報」、身處於生育神話之下的掙扎與挑釁。所有關於身體的討論都聯繫著藝術家無

可取代的個人經驗，卻又藉著不同媒介刺痛著觀者，在展場之中「被作品刺痛」的身體知覺表述為語言之時，即失去了當下直接感知的特殊性，而這正使觀展本身難以被引介、評論、轉述，甚至是統合的論述所替代。

法國哲學家南希將身體視為永遠無法化約、沒有整體的存在、缺乏對應意義的名稱總匯，人們永遠無法以話語觸及、生產甚至捕捉身體，而關於身體的談話永遠不會止歇。對照著這樣的設想，這檔展覽裡關於身體無休止的談論、藉由藝術家種種難以化約的個體曝現，或者正重新展示出展覽有如「目錄」般開敞而不容易以概念統合的狀態：一個身體接著一個身體、一個地方接著一個地方、一則條目接著一則條目……。它們無法被收攏進任何一道普遍的命題、單一的論述，招搖展示著差異、放肆碰撞彼此，並且持續以異質經驗撫慰／

敲擊／呼喚著相異的人。

正是在這種無法收攏的狀態之中，「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在大展覽與大命題鋪天蓋地而千篇一律、使多數人在相似的空氣中逐漸感到窒息的此刻，以相較於生態、國族、戰爭，更為無關宏旨的命題，提示了另種策展人可以擁有的作者位置：策展人未必要隱身在歷史資料、田野調查、理論學說或者議題背後；在展間裡，策展人對作品的排列、編纂與闡釋，甚至對於作品脈絡的梳理詮說，實則都與創作具有等同的地位。她們讓觀者看見的不只是作品，更是端詳著物件的收藏者／策展人之眼，與作品共同以不可滲透的個別經驗各說各話、互放光芒，並且在這種互望之中形成不和諧的交響。

此時此刻，或許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無關緊要且無法被統合化約的身體。●